



琴台客聚 彥火

與木蘭同鄉

喻大翔在《致父親》一文中，他對於父親具有「苦幹能幹、善於交際又不畏強權的能量」感到驚訝和欽佩；但作者在感情上對母親的愛憐，又是另一番感慨。他對父親的感情畢竟是複雜得多。他對父親把美麗健康的妹妹嫁給「患有嚴重的肺氣腫和哮喘病、腰彎背駝幾乎到90度」的男人，大不以為然，妹妹更因這段不幸的婚姻而自斷，但當作者看到父親因此而流淚，他反而感到自己的不孝。

已逝的家人、故鄉在作者筆下的文字，都是親切可誦的。孩提時的記憶，往往是最為鮮亮、明澈的，《過年》儀式令人回味：「年三十的子時，父親和各戶的家長們，先放一串鞭炮，然後端一大木盤菜餚和一小盞紅薯酒，到幾百米以外的野地做一種儀式，燒香磕頭，以酒灑地，口中唸唸有詞，謂之『出行』，至今想起來仍然感到神秘莫測。」

作者的《與木蘭同鄉》一文，作了對同鄉的木蘭很詳盡的考據，作者翻查了古籍、府誌，乃至《易經》，大膽假設、小心求證鉤沉抉微，用以證明「同鄉的木蘭」是有根有據的，他寫道：「當我閱讀完這些府誌的時候，我真的很驕傲，我與花木蘭同鄉。但也很內疚，這是我第一次寫作關於木蘭文化的文章，今後將會有更多的努力。在散文結束之際，我真誠地建議故鄉黃陂可

以採取更多有力的措施，築牢黃陂木蘭文化的生發地、成長地、研究地與發展地，在地名更改（如將黃陂區改為木蘭區、將姚集街道改為木蘭街道、將灑水河至少將仙河段改為木蘭河、將大城村改成木蘭村，順便也將姚集之外的木蘭鄉改為木蘭湖鄉等等）；雙龍古鎮——包括木蘭故居、大小城寨、護城河的建設；木蘭古籍資料整理與中外研究成果出版工程；籌建木蘭文化紀念館等方面，提上日程，加大力度，發揮優勢，讓千秋木蘭成為民族的千秋文化偉業。」

作者早年曾與我協商在他的故鄉，也是他鐵定的木蘭故鄉湖北黃陂舉辦一場旅遊文化活動，釐清目前木蘭的故鄉多種說法，大抵是因為筆者一直在推廣旅遊文化，可見作者是有心人。機會也不知為什麼這個活動沒有做成！倒是作者把他與金庸一段未竟的緣分作了詳細的交代——且說2006年在筆者的安排下，大翔與金庸有一次會晤，他擬在翌年同濟大學百年校慶之際，誠邀金庸赴會，發表演講和聘任顧問教授，當時金庸滿口答應。大翔回去後，還由大學常務副校長向金庸親自致函，加以落實；結果大學有人從中作梗，新任領導人撤銷這次邀請。事後大翔把這樁原為文壇盛事被腰斬的往事，原原本本寫出來，以叩祭金庸亡魂，情懇意切，令人動容。（「詩的散文」之二）



姚瑤音 姚瑤

勝利

上周五晚上，第31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在成都隆重開幕。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23年在法國巴黎舉行的國際大學生錦標賽，1959年正式更名世界大學生運動會，可以說這次成都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恰逢大運會百年之際。此前，這次盛會由於疫情的原因，曾經延期兩次，如今終於成功開幕，這也是繼北京、深圳之後，中國內地第3個主辦大運會的城市，也是中國西部地區首次舉辦的綜合性國際體育賽事。

體育比賽重要的當然是勝利奪冠，但更重要的是運動員超越自身，創造歷史，這屆成運會的口號就是「成運成就夢想」。當然，成就夢想不光是個別人的特權，更是所有參賽者的榮耀，這也是體育賽事促進人類和諧的真正精神。大運會有「小奧運」之稱，奧運會的創始人法國教育家顧拜旦1919年4月在演講中提到：純粹的競技精神只能帶給運動員心理上自得其樂的快樂感，而奧林匹克精神帶給人們的將是美感、榮譽感。《奧林匹克憲章》賦予奧運的精神就是「相互理解、友誼長久、團結一致和公平競爭」。因此，在我看來，人類從體育比賽中悟到的「勝利」，不是只有取勝，而是參與和友誼；不是只有一時光鮮，而是不懈努力，達成目標的人生之光。

我自己的人生也很能體會這些道理，我感覺自己是幸運的，我從小就學習拉小提琴，所以我的目標一直很清晰，就是想成為演奏家，從我11歲開始，就是往這個目標追求前進，刻苦練習。我並不因為一時的成績就停頓，而是希望努力不懈，完善自己，也從別人的交流中發現自己的不足，分享自己的經驗，達成人生的充實。下個月我的兩個女兒分別要去北

京、美國攻讀她們夢想的學校，上一次兩個孩子都出去讀書還是疫情前，未來她們又將依靠自己在他鄉打拚，我為她們感到高興，因為她們達成了夢想，取得了暫時的勝利。但更大的人生勝利需要不懈的努力，我覺得我們父母能做的就是背後好好支持她們，也希望在這個夏天能和她們有更多的溝通，讓她們知道真正的人生勝利是什麼、她們自己想要什麼，這很重要。

我最近讀了世界頂尖韌性心理專家、「籃球之神」導師蒂姆·格羅夫（Tim Grover）撰寫的《勝利》（Winning）一書，我覺得他對勝利的看法很有啟發。蒂姆·格羅夫是米高佐敦和高比拜仁的前任教練，通過傳身教幫助他們滿足了獲勝的條件。蒂姆·格羅夫說：「一定要記住，勝利會讓自己與眾不同，『如果我們充分了解自己，清楚自己有贏得勝利的條件，並且還有一種無法抑制的、不可征服的衝動，想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勝利中去，那麼就放開手腳去做吧。立即去做。』我覺得他講得很坦誠，非常實在，如果要成功，都是需要付出的。所以我希望，第一我的女兒們能夠從她們的經驗學習當中，真正了解到她們想要什麼，她們這輩子來到世上，她們希望的人生是怎麼樣的。更重要的是讓她們知道，你有了目標，一定要每天不斷地學習，克服困難，沒有一樣東西可以從天而降，堅持就是勝利。

當然勝利，並不是一時的開心，蒂姆·格羅夫認為勝利往往要經歷痛苦、艱難、混亂、孤單，但勝利帶來的人生充實才是一切。我希望年輕的朋友們，不要錯過人生，你要成功，就要敢於和別人不同，需要找到自己的一條路，然後不懈地堅持下去。正如他說的，要記住：「在每一個新的時刻，我們都有能力重塑未來。」

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關了一扇窗開了一扇門

朋輩友人（擔任歌星、演藝人經理人及助理多年）表示，這陣子為工作經常往來香港及澳門，他感嘆幾年前香港的歌星、演藝人多受邀到美國登台演唱，如大西洋城、費城等地的賭場；但，這些年裏因政治氛圍、經濟的條件等因素影響而每況愈下，該平台已變得「暗淡無光」，如今平台及市場已大多被澳門賭場內演唱舞台所取代，真應了「三十年河東，三十年河西」這句話！能減少坐長途飛機來回的疲累，只須花一個多小時坐船或乘車就能抵達澳門，相比下輕鬆很多：「演出平台不用『長途跋涉』，誰不樂意！？」就薪酬高低些又如何？其他演員檔期也較容易安排下來，何況條件雙方都表示滿意，皆大歡喜！雖然現在某些演出平台沒有了，不過有謂「關了一扇窗，另開一扇門」，而且這扇門剛剛開得「好合時」，大家又「同聲同氣」，溝通上彼此一個眼神心意都能會意，真是大好事！好希望澳門這平台能營運得「紅紅火火，長長久久」啊！單說場地，澳門的平台更有水準，幕後製作團隊有不少香港人，不是說外國的平台不好，可以捨遠取近的工作，任何人心裏都會覺得更「踏實」，人之常情呀！

朋輩友人所言，筆者是有着「共鳴」！事緣上世紀九十年代期間，筆者與家人居於美國紐約，旅行社的合夥人Ralph朱有一天跟筆者說，已接下大西洋城Trump Plaza賭場的「東方市場部」負責製作香港歌影視圈藝人的「半夜演唱會」（當時筆者心裏暗罵了合夥人一句：「你的膽子真大！」無奈之下，略懂製作「皮毛」的筆者也只能點頭「頂硬上」！由於這賭場的演唱節目是凌晨一點半開始，演藝人和筆者、製作團隊亦只能「捱更抵夜」工作，吃過消夜已是凌晨四五點了，大家才能回房間休息睡覺。唉，真的好累！因困極，眼皮底下眼睛都快成「一條線」了。

演藝人到美國登台，首要取得工作簽證（由賭場負責處理）、來回機票和包食宿，到機場接送亦在之列：「那年賭場邀請了著名歌星羅文（已故）帶同徒弟容祖兒（嘉賓）來，賭場鮮有騰出150張門票予筆者的旅行社售賣，門票當然是「秒殺式」被搶購一空，連筆者為家人安排好的座位也得讓給歌迷，結果當晚筆者的兩個妹妹，只能坐在『大喇叭』頂上欣賞演唱（震動令她們『風中凌亂』）；羅文的到來，場館自然座無虛席，但由於賭場只派出4至6名的保安人員來維持秩序，若製作方要求多幾位保安人員，賭場亦不客氣表示每位保安人員要製作方支付150元的酬勞，為了節省製作開支，筆者只好邀來細佬、姐夫、妹夫、契仔等家人來充當藝人的保安。其實賭場也沒有不對，在商言商嘛，當然要『往錢看』啵啦！」

對在美國的賭場曾做過Producer（製作人）筆者是開心的，因為過程中筆者也「學懂了很多」，豐富了筆者的人生閱歷，在寫稿的題材裏有「實感」！感恩有過這些機遇！

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一萬步

過了一個難忘的周末，過程中我體會到日行萬步，正計算這些天我少了一磅還是兩磅！開關之後我也想不到會那麼快去澳門多次，當然每次都是有目的而行，而非像其他人去尋美食欣賞景物，更非喜歡在被名牌包圍的賭場中消磨、下注尋刺激。不過倒也湊巧，都是為粵劇而行。

因為老友記Joe哥的安排，我成了桃花源粵劇工作舍的《帝女花》大型活動的幕後人員，參與了他們為唐滌生先生著名的作品《帝女花》誕生65周年而設計的9個紀念和推廣活動。而這次去澳門的活動是其中最大型的專業版演出的延續。獲金沙中國藝術計劃的邀請，成為計劃第一炮，在剛過去的周末演出3場，首場由梁兆明、白雪紅擔演，第二場由王志良、林頌施擔演，到壓軸是李龍、南鳳的下午場。

我跟大隊參與這次的活動感到很興奮，同時還可以在那邊過了3天，儘管只在酒店、購物中心和賭場穿梭，但亦算在炎夏中一個難忘的遊走。所有的名牌集中地，人頭湧湧卻難辨方向，搵一個地方轉

左轉右，東西南北地不停轉，去了東面卻應該西面才對，我們不停地轉，還好只在室內冷氣充足，又有看不完的漂亮東西，那超過一萬步，總算完成到達會場。

威尼斯劇場地方好大，一層舞台和觀眾座，下去是化妝間休息室辦公室，出去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員工餐廳，我們也有機會吃了早午餐，很員工的食物，大家仍為吃飽了好好地工作而當任務去完成！

《帝女花》的台前幕後已在準備就緒，我跑去化妝間打招呼，第一位見到的是廖國森（森哥），他正在化妝，我很開心地告訴他剛剛行了超過一萬步，森哥答我，他今天早超過了。為什麼要特別跟森哥說呢？便得從今次跟桃花源《帝女花》工作，才知道的一些幕後花絮說起。最初入劇場，見到森哥在後台很認真專注地圍場地走圈，沒人敢打擾他。自此每日見他都會做同一件事。跟他熟悉之後，膽粗粗問他，才知道他這樣的舉動已經堅持了好多年，每日不間斷。也因為我膽粗粗的舉動，令森哥對我放下一向嚴肅的樣子，跟我輕鬆地聊天！



◆演清帝的廖國森親切地搭着我的肩膀而行，後面是演王承恩最有前途的新秀梁振文！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 鍾倩

從今天起，抬頭看天

從醫院體檢出來，已是中午時分，在路邊等車。太陽火力全開，刺的路人睜不開眼，不經意間的抬頭，我瞥見一朵櫻花狀的雲彩，淺淺的輪廓，不規則的花紋，漫溢出春天的腮紅，令我看得出神，心頭漾起喜悅的漣漪。

當天晚上，傳來歌手李玟因患抑鬱症去世的消息，我久久沒有緩過神來，至今以為這是個假新聞。抑鬱是「心靈的感冒」，旁觀者很難感同身受，就像網友形容所說：「一時在天堂，常常在地獄，就是不在人間。」今年以來，我的心靈恍若蒙上一層陰翳，經常地莫名焦慮，鬱鬱寡歡，不願與人傾訴。在醫院等電梯間隙，對過老年病房傳出一長者「啞呀啞呀」的長腔，帶有沉重的金屬質地，瞬間覺得空氣黏稠，內心煩躁；此時，旁邊一對老年父子，正在吵架，兒子身著迷彩T恤，手裏拎着帆布袋子，看上去也得60多歲，老頭不依不饒質問，迷彩男沉默不語駐足，像是一尊面容肅穆的雕像，把氣氛一下子調得緊張，使人不敢出聲。後來，到了一樓門診大廳，父子倆依然爭執不休，只見老頭額頭青筋暴露，如發狂的藤蘿，燃燒且冒煙，路過的患者見怪不怪，似乎證明只有在醫院才能如此容納卑微者的情緒。

詩人蒙塔萊說過：「那無以我們成為我們的，我們不稀罕。」人至中年，討生活，過日子，憑借的是心力和精神，然而，我愈發地感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。那個天氣預報有大雨的下午，趕去醫院覆診，連午飯都沒顧得上吃。6樓中醫科和心理門診毗鄰，還沒到上班時間，診室外面的長椅上已經座無虛席。很多人的目光都停留在那個孩子身上，他蹲在地上，擺弄模型玩具，嘴裏小聲配音，像是在說「飛機起飛」，又像是自己和自己做遊戲，

奇怪的舉動令人一頭霧水。稍後，有個女子牽着一個女孩走過來，臉對着臉，撫摸着她的頭說：「一會兒醫生問什麼，你就好好回答，好好說話。」女孩又高又胖，雙手交叉，不停地東張西望，嘴角露出兩個晶亮的酒窩，盛滿與年齡不相符的幼稚。

事後，我再次想起這兩個孩子，是夜讀《紅樓夢》。小說第38回中，大觀園裏的詩社舉辦了一場菊花詩會，眾人吃完螃蟹後，黛玉倚着欄杆悠閒釣魚，寶釵往河面上扔桂花吸引游魚吃食，李紈、探春、惜春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，就在這漫不經心的放鬆時刻，曹雪芹筆鋒一瀉，迎春「在花蔭下拿着花針穿茉莉花」。不妨腦補下當時畫面：菊花盛開的秋天，姑娘們個個展示自我，唯獨迎春撿拾一串串落花，穿花成串，嫵靜、美好、孤獨，叫人不由得心疼。要知道，迎春始終是個退縮的角色，賈母80大壽時，南安太妃會見時沒有叫她，連邢夫人都看下去；後來，媽媽開賭賭，輸了錢又偷偷出去典押她的「攢珠累絲金鳳」，她寧願選擇息事寧人。可見，與其說這是場景設置，不如視做人性黑洞——與黛玉葬花、寶釵戲蝶、史湘雲醉臥芍藥異曲同工，迎春針穿茉莉轉出對逝去青春的挽留，內蘊着曹雪芹的悲憫心，使我們認識到，再受屈的靈魂也心向美好，再卑微的生命也有美的權利。某種意義上說，我們與迎春活在同一個平行世界裏，她的悲劇命運，她的孑孓身影，以及對現實的無力和絕望，我們都有，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而已。正如我在醫院診室外面偶遇的那兩個孩子，他們並非異常，只是內心颯起了颶風，抑或是一場沙塵暴不期而至，需要平復和慰藉，外人所能做的只有等待和希望。

很偶然的機會，我加了個群，群裏很多朋

友都是草根攝影家，經常分享美國，那種隨手一拍就是壁紙的大片。入夏以來，不少人鍾愛拍攝晚霞和雲海，一幅幅照片就像給大自然披上了七彩斗篷，美輪美奐，叫人嘖嘖驚嘆。「今天的晚霞不得了，好看。」「昨天有事沒拍到金鳳凰，今天看到粉紅的雲。」在他們的影響下，我下載了晚霞的軟件，每天傍晚時分，跟着他們一起蹲「晚霞機位」，捕捉美的瞬間。時而千軍萬馬奔騰，時而芭蕾舞演員轉圈，時而一座環形廢墟，時而上演一個人的馬戲團……無論黑白變幻，雨晴交織，天空底板湛藍、清澈，一如水洗過的明淨，又如掬捧山泉洗臉的涼爽，給人以說不出的感動和深情。讓我想起意大利詩人朱塞培·翁加雷蒂《美麗的夜晚》：我一度是/幽暗的池塘/而今，我嘈雜着/空虛/猶如嬰兒吮吸着乳房/而今，我因暢飲天地而/酩酊大醉。他寫的是赴婚的喜悅，面對自然的惠顧和恩典，每個人都是不戴蓋頭的新婦——精神脫胎換骨，靈魂如連綻放。抬頭看天，原來如此治愈我的身心，不啻於一劑無字無痕的「生命貼」，叫人走出心靈，看見光，看見這個世界的富饒與多彩。

書上說：「我們經過水火，你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。」人世間，所有的疾病都是對心志的熬煉，經歷過，耐受過，甚至掙扎過，才有可能進入到「豐富之地」，看到不一樣的風景，擁有不一樣的收穫。因此，很多時候，那些打不開的鬱結，那些看不到的隱疾，是跨過生與死的「入場券」，教我們學會放慢腳步，為生活按下「暫停鍵」，接納生命的的不完美，懂得活在當下。

從今天起，抬頭看天，關心日出、日落時間，關注晚霞概率、彩虹指數、雲海概率，感受雲捲雲舒，光影變幻，心靈豁然開朗，前行路上，由此多了份驚喜的禮物。



落地觀察 湯煥兆

澳門新天地

很多年沒有來澳門，趁暑假來看看新酒店。新字頭酒店開了水上樂園，比得上國外的規模，室內部分有很多大滑梯和激流，也算好玩刺激。每個項目都要排隊，但不算太久，人流也頗分散。美中不足的是排隊區的地下有不少頭髮，較少沖洗，有點掃興。早知我們也穿膠底水鞋，會衛生一點。室外區有沙及較慢一點的激流。以這樣的規模，真的在澳門才能建成，難怪滿是內地及香港遊客。

經歷完疫情後，氹仔也變天了，多了很多咖啡小店，也多了大連鎖品牌。就如宜家傢俬，朋友說2020年開幕時，大家興奮地排隊，那時候遊客不多，都是本地人。而無印良品也遷址在氹仔，於「威記」裏面設立，與藝術空間TeamLab一樣。

氹仔已發展成為以不同酒店為單位的各自獨立度假區，而度假

區之間更有輕軌連接，完全是架空了另一個平行世界。你可以不用走在街上，去任何景點，食住購都在酒店裏解決。每去一個地方當然都要落地感受一下，但若是和年幼的孩子一起，只棲身在舒適圈裏，又是另一享受。澳門的酒店價錢仍舊比香港低一大截。若是搭金巴，更比船票便宜三分二。

有朋友提起，自從港珠澳大橋建成，不少車主都申請了禁區紙及租了停車場位。若和朋友一起駕車來澳門（之後要轉澳門本地交通），和金巴差不多價錢，且不用等來等去，方便了駕車人士，而且駕車過橋也是不俗的體驗。

另一個有趣的發現，是這幾年港澳之間雖常常封關，但澳門和內地相對上封關時間短了，澳門人更習慣北上消費。朋友說澳門的年輕一代，根本是回鄉證不離身的，隨時即興就上內地消費玩樂。這樣的習慣就好像疫情前的香港人呢！

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人生長嘆水長東

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，香港是營盤，每個人都可能是兵。這幾日，剛送走了遷離香港遠赴他國謀生的朋友，又開始準備歡迎舉家來港定居的另外一個朋友。所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，江湖再見是離別贈語，亦飽含了對他日後會有期的盼望。即將搬來香港的朋友一家，則不僅對香港的教育和自然環境充滿憧憬與嚮往，也希望能在這座中西文化交匯的城市裏，領略到更寬廣的視野和更深厚的包容。

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最近在台港一個節目上說，近兩年有十三四萬移民或離開香港，雖然沒有確實的統計數字，相信有不少人已經陸續回港。他又說今年首5個月各項輸入人才計劃有8萬多人申請，當中有一半業已獲批。陳司長因而坦言：「只要經濟做得好、制度好、成為宜居城市，自然有人流入，反之流出。」這是一句大實話。

對大多數普通人而言，判斷一座城市是否適

合生活下去，大多時候都是基於感性的體會，和對周遭氛圍裏接收到的氣息和訊息的分析。真正下定決心作出抉擇的那一刻，卻往往都是不期而遇的一次機會。社交媒體上曾經有一個熱門話題：「當年那些逃離北上廣的人，後來都怎麼樣了？」細細翻翻話題下面的留言，選擇重新回到北上廣的人，仍然不是少數。見過好的人，就不會再將就；吃過好的飯，便不會再湊合。這樣樸素的道理對於擇城而居的人，一樣適用。

內地經濟仍在復甦之中，年輕人的失業率居高不下，家裏的小朋友國外求學歸來，正在尋求合適的就業機會，我建議他來香港看看，結果所有家人都婉轉表達了反對。轉念想想，反對有理。事業前途於個人而言，固然重要，但相較於一家人日望之可見呼之可聚的天倫之樂，還是要往後放一放。再捫心自省，從18歲離家讀書，到如今，也過去了20幾年，闔家團圓過春節的次數，用一隻手就數得過來。其間，各種家庭團聚日、

家人有特殊意義的生日，乃至各自人生的重要時刻，已經習慣性預着我會缺席。

有一年聖誕前夕，意外休到幾日假，立刻捉了機票往回趕。等下了飛機，茫茫四顧，竟然是漫天飛雪。臨時約的車子因為道路濕滑，一路狀況頻出，等頂風冒雪站到久違的家門口，夜已經深得有些飄忽。敲門時，睡眼惺忪的父母雙雙站在客廳，手足無措之際，一臉的詫異與不安，連聲催問發生了什麼事，怎麼雪夜歸家。原本準備的一場驚喜，瞬間變成驚嚇。直到見我全須全尾不緊不慢喝下了一整壺熱茶，母親才真的放下心來相信，這個離家太久的兒子只是臨時起意，趕回來陪她過個聖誕節。

怪道一聽說我要將家裏正當年的小朋友，複製成另外一個我，家人個個都毫不猶豫投下反對票。雖說養兒為防老，但若是常年只能透過視頻看看聊聊天，寄再多東西寄再多錢，到底不如近在咫尺，嘘寒問暖，知冷知熱，來得更為踏實貼心又真切。